

家庭支持的結構與功能分析

黃 俐 婷

中文摘要

本文以家庭支持的結構面向作主軸分析人生重要階段發展主題的家庭支持功能。將家庭支持的內部結構分為父母次系統、手足次系統、夫妻次系統以及親子次系統；家庭支持功能分為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最後則分析家庭支持功能的三項失衡狀態。

壹、前 言

家庭支持通常是人們最基本的非正式社會支持，其對於生活適應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社會工作實務領域中，家庭支持不僅是問題預估的重要面向，更是資源連結的核心網絡。儘管家庭支持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然而，臺灣地區的「家庭」在這二、三十年來受到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變遷的衝擊，家庭結構趨向核心化、多元化，家庭功能與支持網絡也逐漸薄弱（鄭麗珍，1997）；同時，隨著有偶婦女勞工參與的增加、兒童及老人照顧功能的限制、婚姻關係的不穩定、單親家庭的增加以及家庭暴力的頻傳（鄭麗珍，2002；萬育維，2001；謝秀芬，1995），更突顯了家庭功能的式微以及支持功能上的脆弱。從社會工作的觀點來看，我們的服務對象往往來自失功能的家庭，因此，社會工作關心家庭對人影響的功能，同時，家庭很難

被其他社會單位所取代（周月清，2001）。Holahan & Moss（1987）的長期研究指出家庭支持程度愈高者，其未來使用面對的因應方法會增加（宋麗玉，2002 引自 Moos & Schaefer, 1993），此點更突顯出家庭支持的正面功能。然而，有關家庭支持的文獻，目前僅有少數研究將家庭支持應用於青少年的主觀壓力與幸福感研究（王者欣，1995；李素菁，2002）以及探討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研究（吳寧遠，2000），其他大多數文獻仍將家庭支持放在社會支持的其中一項作概略性的討論。基於上述，引發作者對本主題作探討的動機。

至於本文的架構，由於家庭支持可說是一輩子的事，論及人生發展階段，最為代表性的就是艾力克森的生命週期理論，其將人生的發展分為八大階段，各階段有其任務或需求與其發展特徵，此階段則包括嬰兒期、幼兒時期、兒童早期、兒童期、

青少年期、成年期、中年期與老年期（沙依仁，1998；Ashford, Lecroy & Lortie，張宏哲、林哲立譯，2003）。家庭亦如同人的發展，自家庭成立開始即結婚成家，家庭也有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包括新婚期、育兒期、家有學齡前兒童期、家有學齡兒童期、家有青少年時期、空巢期、中年父母期與家有老年家庭成員期（周月清，2001，引自 Duvall & Miller, 1985）。本文綜合此個人與家庭階段的分類架構將個人接受到的家庭支持時間階段架構分為依賴原生家庭階段與獨立成家立業階段，並排除終身未婚者、家中未育有親生子女或養子女者等特定族群作討論。同時就家庭支持的意涵，將家庭支持的結構分為四大分類包括父母次系統、手足次系統、夫妻次系統與親子次系統作對應性的討論，亦即依賴原生家庭階段的家庭支持系統包括父母與手足次系統；對應的獨立成家立業階段則包括夫妻次系統與親子次系統。期以此架構來討論家庭支持於各階段發展主題的支持功能內容，最後並以家庭支持功能的失衡觀點作分析。

貳、家庭支持的意涵：

支持結構以及功能內容

家庭支持可說是社會支持之主要來源，家庭是初級福利團體，相對於次級團體更具親密性、全面性與獨特性（吳寧遠，2000；江奇囊，2003），此點主要在於家庭強調彼此相互的責任、照顧與關懷，並可提供個體強烈的支持、情感、安全與回應（王者欣，1995 引自 Dean & Lin, 1977）。通常，論及社會支持時，不外乎探討支持

之結構與功能面向，本文將家庭支持視為一非正式的社會支持，所以，沿用此兩個向度的思考，亦將家庭支持的意涵界定為支持結構以及功能內容的整合。以結構面向角度切入，許多專家將家庭描述為一個社會系統，這個系統由個別成員和各種次系統包括父母、手足、夫妻、親子所組成，成員之間、次系統之間、成員與次系統之間都互相關聯，交互影響，各個成員和次系統對整體功能皆有所貢獻（張宏哲，林哲立編譯，2003；周月清，2001；彭懷真，1996）。基於此點，本文將家庭內的支持結構分為父母、手足、夫妻與親子等四項次系統，這亦可說是家庭支持的內部來源。

支持結構要能發揮效果，支持功能是不可輕忽的。最簡要的分類是將社會支持功能分為情緒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兩大類（Lin, 1986；宋麗玉，2002）。相較於此，較細的分類則將社會支持分為情緒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與訊息性支持（呂寶靜，2000；曾慧雯，1999）；國外亦有學者將社會支持分為情緒支持、自尊支持及社會網絡支持三層面（Cobb, 1976）。更為週延的分法則界定社會支持的內容包括依附、社會整合、被他人所需要、自我價值再保證、信賴同盟以及指導（Weiss, 1985）；類似的分法則有將社會支持分為給予尊重的支持、地位支持、訊息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社會陪伴與動機性的支持（Wills, 1985；邱文彬，2000）。綜合以上二類、三類以及六類的分法，本文為顧及週延性與互斥性，將家庭支持的主要功能內容分為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及實質性支持三大類。情緒性支持意即指對家人表示愛、關

懷與了解等，使其情緒獲得安慰與鼓勵。訊息性支持是指提供意見給家人，例如給予建議、忠告。實質性支持是指提供家人生活中的實際幫助，如提供金錢資助、幫忙作家事、交通接送等具體協助。

參、家庭支持的次系統結構觀點： 以人生發展階段重要主題切入

一、依賴原生家庭階段

在結婚自組家庭階段以前，人們依賴原生家庭度過嬰兒期、幼兒期、兒童期、青少年期階段。這些階段的共同家庭支持來源主要為父母次系統與手足次系統。以下則就此兩次系統分別說明其重要發展主題與家庭支持的意涵。

(一)父母支持次系統的發展主題：

依附關係與管教方式

在這個階段中，嬰幼兒期與青少年時期，依附關係皆是重要的發展主題。嬰幼兒的照顧者通常是母親，其與母親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依附關係對其身心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力量，Bowlby 創立依附理論，認為嬰幼兒若被剝奪了母親的照顧，其生理、智力及社會發展均將導致遲緩，可能發生生理以及心理方面的病態（沙依仁，1998）。到了青少年時期，由於青少年正面臨獨立的議題，和父母有安全依附關係的青少年通常比較獨立、自信心較高、發展較健全，而且心理困擾與偏差行為亦較少（張宏哲，林哲立編譯，2003 引自 McCord, 1990）。相關文獻指出在青少年的生活中，社會支持的知覺可能是嬰兒期依附關係的延續，其中安全依附的人知覺社會支持的數量較多，並且感到較為滿意，同時，母

親依附品質對青少年的社會支持滿意程度有重要的影響（蔡素玲，1997）。換言之，嬰幼兒期與青少年時期之依附關係的主要支持來源為母親，同時，此一時期需要母親較多的情緒性支持。

相較於母親，父親和孩子相處的時間較少，和孩子在一起時，玩耍多於照顧；父親和孩子進行較多肢體活動，並較常與孩子們一起閱讀和看電視（Ashford, Lecroy, & Lortie，張宏哲、林哲立譯，2003）。換言之，嬰幼兒時期來自於父親的訊息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可能較情緒性支持來得多。

再以管教方式來看，到了兒童期，兒童所處的家庭已經歷經各種不同的變化，兒童與父母的相處時其有日漸減少的趨勢，相對地和同儕相處的時間日益增加，雖然兒童對父母的愛與尊重大不如前，他們仍然必須依靠父母無條件的愛、提供資訊、提供指引與權威以及必要的管教，特別是設立合理的限度與要求，以鼓勵兒童在自我照顧與遊戲上能夠獨立，同時不管是哪種管教方式，其皆需要溫馨的表達。相關研究亦顯示溫暖、感性及管教上要求合理和一貫的父母對兒童有正面的影響（Ashford, Lecroy & Lortie，張宏哲、林哲立譯，2003）。意即，在此一時期，父母支持次系統，除了延續嬰幼兒時期情緒性支持的提供外，訊息性支持在父母管教兒童的過程中有其突顯的重要性。

對大多數家庭而言，當有子女進入青少年時期時多半會帶來一些壓力。青少年雖然想要追求自主，然而其正處於求學階段，在經濟上尚無法自立，因此，正需要

實質性的支持，而其零用錢主要的來源為父母，佔 86.5%（曾華源，2002）；青少年的物質生活是不虞匱乏的，然而少年滿意自己家庭生活者比例是下滑的（陳榮昌，2002）。換言之，讓青少年滿意家庭生活的並非物質上的協助，而是屬於精神層面的支持。

青少年即使想到與父母分開，但父母的影響力並未解除，仍需獲得父母之情緒性支持，此點亦是預測休閒阻礙的因素之一（郭靜晃，2000）。近期，在預測青少年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中，「情緒性支持」此一變項達顯著意義（李素菁，2002）。就訊息性支持而論，當家庭無法清楚而公平的分擔家庭任務和責任時，青少年可能缺乏由家庭中學習自我了解的機會。然而，中國文化較不若西方文化強調明顯的角色分配，並對父母講求絕對的效忠與順服（陳麗英，1995；邱紹一、薛雪萍、李介至，2002）。因此，青少年從父母管教過程中得到的訊息性支持可能是單向而不夠充分的。

綜合上述，父母支持次系統，對於依賴原生家庭階段的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而言，與母親依附關係的主題突顯了情緒性支持的重要性，儘管，父親在此一階段的訊息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可能比情緒性支持多，但並不代表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不需要父親的情緒性支持。然而，青少年感受家庭支持最少的卻為「情緒性支持」（李素菁，2002），是否代表父母支持次系統在發揮情緒性支持功能內容上有其困境在。

再者，以管教方式來看，溫馨關懷的

表達意味著情緒性支持的不可缺席；同時，家庭或個人規則的僵化為影響親子間引發衝突的重要關鍵。而孩子與父母的不平等關係導致其因應衝突之方式多採退避型因應（楊子萱，1998）。換言之，父母此時可能以上對下的方式在提供支持，致使孩子無法主動尋求父母的支持。因此，在此一階段，父母的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幾乎同等重要，但在表達情緒支持的同時搭配雙向充分的訊息性支持以達到有效的管教，可說是這一期間的特色。

（二）手足支持次系統的發展主題：

合作分享與衝突攻擊

除了父母系統的支持外，其他次系統如手足系統亦是一項支持來源，有兄姊支持者不論在表現攻擊與抑制挫折上，都與沒有兄姊者有明顯的不同（Sandler, 1980, 引自王枝燦，2001）。換言之，手足關係除了正面的合作分享外，亦有負面的衝突攻擊。

對於嬰幼兒來說，有哥哥或姊姊的嬰兒，大部分的時間會跟兄姐在一起，這對他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嬰兒往往會模仿兄姐；這種互動若是正面的，嬰兒能夠學到分享和合作；然而 18 個月大的嬰兒和手足之間的任何互動，25% 充滿衝突與攻擊（Ashford, Lecroy & Lortie, 張宏哲、林哲立譯，2003）。由此見得，身為弟妹者從兄姐的示範中可以得到訊息性支持，並從分享合作過程中學習到情緒性支持。

以兒童的觀點來看，突然要將父母能夠給自己所有的愛、情感與注意力與另一個手足分享，這是重大的調整；兒童在與

父母互動時展現較多的情感與順服，與手足互動時展現的行為較多負面的嘲諷、打及喊叫。兒童期間雖然年輕但也有能力提供弟妹珍貴的情感支持（Ashford, Lecroy & Lortie，張宏哲、林哲立譯，2003）。由此可知，兒童分別與父母、手足的互動是不太相同的，排序年長者較易提供情緒性支持。

類似的研究結果亦出現在青少年求學時期，單純手足效果指出，姊姊的存在對手足的教育機會有正的輔助性，姊姊的數目增加有助於教育年數的增加，而哥哥、弟弟與妹妹的存在，對手足的教育機會有不利的影響（洪瑞瑩，2003；陳永欽，2002）。然而地位手足效果則認為排行第一的子女在人力資本投資上最具優勢，而排行愈後面的子女則愈為不利。同時，子女愈多的家庭，資源競爭的情形可能愈嚴重（洪瑞瑩，2003）。男性有兄弟姊妹的效果皆正向高於女性有兄弟姐妹的效果，特別是排行較後的女性，受限於家庭有限的資源，教育機會可能有不利影響（陳永欽，2002）。換言之，此一時期，手足的競爭攻擊主要在教育資源的取得上，而手足愈多者，競爭愈加嚴重；姊姊在手足當中可能是提供手足支持的有利資源，排行老大者較可能在教育資源上獲得較多的支持，男性在手足中較能獲得正向的支持。

值得肯定的是，手足關係對於青少年而言，相當於同儕團體之一類。相關研究指出手足關係變項與國中生偏差行為成負相關（張惠君，2002）；手足間衝突愈高，高中生寂寞程度愈高；手足關係愈親密、在手足間之相對地位愈高，則高中生愈不

感到寂寞（陳冠中，2000）。因此，親密和諧的手足關係有助於降低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與寂寞感受。

不可否認的，次系統之間是互相依賴的，因此，手足關係與父母的管教方式亦有所關聯。相關研究顯示約有七成國小、國中與高中的孩子曾聽父母說過被動——第三者比較話語。也就是基於要讓成績與表現較差的孩子有進步動力與仿效對象，常對孩子說出手足間的比較話語，意即「明白指出劣者，且要求劣者要學習優者」，而優者愈感到得意，手足關係愈差；劣者感到愈生氣，手足關係愈差（呂信慧，2003），再者，父母對手足越偏寵，高中生寂寞程度愈高（陳冠中，2000）。因此，父母次系統在管教子女過程中，提供手足間公平的訊息對於手足關係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父母次系統與手足次系統在這一階段是互相影響較為深切的。

二、獨立成家立業階段

此一階段涵蓋的是成年期、中年期與老年期，與家庭發展階段相呼應的則是結婚、生兒育女以及成就事業，因此，此時期的主要支持來源為夫妻次系統與親子次系統。

（一）夫妻支持次系統的發展主題：

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成年期往往被視為重要的人生轉換階段，因為許多人生的重要角色將建基於這個時期，年輕人此時從過去對自我的注重開始轉移至親密關係的建立以及對擁有穩定職業生涯的需求（Ashford, Lecroy, & Lortie，張宏哲、林哲立譯，2003）。因此，

從成年直至老年要面對的課題，就是如何使工作與家庭的衝突達至平衡。就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而言，已婚女性面臨工作與家庭的衝突較常被提及。

現代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自我意識增強，以及就業率的上升，使已婚的女性，特別是職業婦女，面對的不只是傳統女性角色原本要扮演的家庭角色，更要因應現代女性角色賦予的工作角色。婦女將有限的精力及時間適當的分配在家庭與工作上，經常會發生角色衝突以及角色負荷過重的問題（鄭忍嬌、陳皎眉，1994）。針對這樣的壓力，家人支持扮演重要的地位。

職業婦女在面臨妻子、母親以及工作的多重角色壓力時，76%會尋求丈夫的支持（莊慧美、田秀蘭，1998，引自 Marlow, 1988）。同時，丈夫的情緒支持是其最重要的支持來源，先生對於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認同，是家庭和諧重要關鍵，終究婚姻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夫妻關係（莊慧美、田秀蘭，1998）。可以見得已婚女性不管在主客觀情境下，較會主動要求丈夫的支持。

然而，有些婦女，特別是 30 至 39 歲的婦女，其家庭壓力大於其他的年齡層婦女，此現象與家庭生命週期理論剛好印證，因為此時正值婦女因生產、照顧孩子和先生的意思辭去工作，再度就業的壓力亦突顯出社會支持的重要性，先生的協助為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先生所提供的支持愈大，婦女在家務工作、夫妻關係和家人態度的壓力愈小，論其支持內容，其提供較多的是情緒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訊息性支持則不及朋友鄰居（陳亞，2001）。因此，對於已婚女性而言，丈夫提供精神上

的情緒性支持並協助家務分工的實質性支持，對其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將有所助益。

以丈夫的角度而言，成年、中年至老年期間亦難以跳脫工作與家庭的衝突，特別是男性仍被賦予家中主要的生計角色，男性全心投入工作並沒有如同女性般有傳統與現代角色的明顯衝突。然而，此時，若家中已有生兒育女，男性仍需扮演父親的角色。因此，此時的男性除了工作上的衝刺外，家庭中丈夫與父親角色參與的不足，就成了現代家庭的通病，加上近年來，國內單親家庭增加，失業率的提高以及產業外移現象衍生的兩岸婚姻問題，致使父職角色的參與更是備受限制。

已婚男性的工作衝突與家庭衝突會互相影響，其會感受到自己無法在工作與家庭上所扮演的角色達成協調，包括丈夫、父親和工作上的角色（胡嘉鴻，1996）。已婚男性父職角色表現以學校參與表現較差，工作收入穩定者其父職表現較收入不穩定者佳（李慧美，2003）。再者，已婚男性在父職內涵的「關懷與陪伴」、「能力與發展」、「養家與示範」、「日常照顧」等四個面向當中，最重視養家與示範（吳黛宜，2003）。換言之，已婚男性對於妻子在教養子女過程中缺乏子女學業上的關心與參與，較是與妻子分擔父母角色的實質性支持與訊息性支持。同時，礙於男人的父權角色，丈夫較少會主動尋求妻子的支持。

（二）親子支持次系統的發展主題：

代間關係的互惠性

當一個人由成年、中年轉至老年人時，老年人與其子女已經有維持世代間相互滿足之關係的默契，此代間關係是一種

雙向的互賴關係，互惠性的概念有助於瞭解家庭支持結構的起點（Kendig, Hashimoto, & Coppard, 張月霞譯，1997）；國外學者指出孩子少的家庭，當老年人需要援助的時候，就會有較少的家庭成員給予幫忙，然而，儘管代間的家庭很小，但是世代間的互動卻是以強烈的感情性義務為基礎，此種互惠性的模式顯示了一種成熟關係（Brubaker, 劉秀娟譯，1997）。

此種模式強調老人個人資源愈多，其支持來源愈有可能傾向由兒子、媳婦與女兒提供，而個人資源較少的老人，更需由自己或配偶支持來源獲得滿足。而從兒媳輩中得到支持正符合傳統文化的孝道價值，老人由此感受到養育兒女的欣慰與成就感，因而有較好的心理適應（林松齡，2000）。換句話說，親子支持次系統對於老年家庭支持的互惠性取決於老人擁有的資源，同時代間互惠性有益老人身心健康。

再者，老年人和他們成年的子女們會基於提供協助而有互助的情況發生。例如在老年人生病的時候，子女給予情緒上的支持或指導；老年人亦幫助他們的中年子女照顧孫子女，仔細分析所有世代間相互協助的內涵可以發現，很少會涉及在金錢方面或是在工作、事業上給予忠告（Brubaker, 劉秀娟譯，1997）。此點隱含著老年人與其成年子女們的代間互動可能多屬情緒性支持，較少訊息性支持。國內相關研究指出，70%的老人感受到情緒性的支持，其中母女又大於父子之間的情緒性支持，同時，年老女性獲得較多的家庭支持，（吳寧遠，2000）。換言之，不同性別的親子次系統有相異的支持內涵。

再以親子間的實質性支持來看，國內針對高雄市 200 位老人所作的研究結果指出，老人的經濟支持完全靠子女或部分靠子女者只佔 35.3%。整體的實質性支持中有很大的傾向由家庭外成員獲得支持，大部分靠自己、其次則是配偶，僅有三分之一靠子女提供實質性支持，兒子又比女兒提供更多的實質性支持（吳寧遠，2000）；由此可見，由子女來源得到的實質性支持相當有限。

更進一步的研究指出，臺灣地區 1460 位 60 歲或 60 歲以上的老人的主要支持來源是家族成員，依序為配偶、兒子與媳婦。配偶提供疾病服侍、閒聊慰藉及日常家事支持；兒子主要提供親情下經濟與生活安全的功能性責任；媳婦主要提供家事方面的功能性責任。再者，老年男性在日常家事需求上比老年女性更需仰賴配偶的協助。相對地，老年女性在金錢幫助、交通提供以及住屋修繕等需求上仰賴兒媳的比重相較於仰賴老伴的比重大（林松齡，2000）。由此結果顯示，老人主要期待兒媳提供實質性的支持，對於女性老人而言，期待由兒媳獲得的實質性支持比男性老人多，而男性老人其來自於配偶的支持較兒媳輩的支持來得重要。

整體來看，家庭支持的次系統結構當中，父母次系統與手足次系統之間是息息相關的，例如父母對於管教方式上給予手足公平的訊息對於手足關係有示範作用；再者父母次系統與之後的親子次系統亦是互相關聯的，個人在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接受到的父母支持，可能會與日後親子次系統當中對待老年父母的互惠性產生交

互作用；而夫妻次系統則影響父母次系統的角色扮演，例如良好的夫妻關係帶動父母親職角色的扮演。因此，家庭支持功能要能發揮，則仍脫離不了家庭次系統結構間的相互交流過程。

肆、家庭支持功能的失衡觀點

在社會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支持並非單方面的，一個人既是主動的支持提供者，同時也是被動的支持接受者，當一個人身兼提供者及接受者兩種角色時，其所提供的以及接受到的社會支持之相對量無疑是決定個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Acitelli & Antonucci, 1994；周玉慧，1997）。對於家庭支持的次系統結構而言，任何次系統是彼此互賴的，又加上家庭支持的親密性、全面性與持續性，因此，每個支持次系統可說是互為支持的提供者與接受者。

以提供者的角度而言，父母次系統中的母親、手足次系統的姊姊、夫妻次系統中的妻子、親子次系統的兒媳等四項角色主要扮演家庭支持的提供者角色；換言之，女性通常扮演家庭支持的提供者，其中在夫妻次系統當中，身為妻子的較會主動尋求丈夫的支持。再者，以接受者的角度來看，父母次系統當中，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有高安全依附者會感受到較高的家庭支持並感到較為滿意。而管教方式的平等互動可能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支持滿意度有所助益；手足支持次系統當中，排行較大者以及男性在手足中獲得較多的支持，特別是教育資源；夫妻次系統當中，妻子期待獲得較多情緒性的支持；

親子次系統當中老年人與其成年子女的互惠性顯得更為突顯，老年人期待獲得較多實質性的支持。

不管是家庭支持的提供者或者接受者，支持的功能內容不盡相同，家庭支持的功能內容主要包括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以此三者相較來看，不同時間內，不同功能內容的支持產生的作用不同，如以身體疾病的適應來看，在最初的診斷期間，「訊息性支持」最為重要，若是症狀及困擾一直持續時，「實質性支持」就變得更為重要（邱文彬，2001 引自 Wortman & Conway, 1985）。如以壓力情境來看，「情緒性支持」在危機期間是最適當的；在轉變時期，則需要「訊息性支持」；到了不足狀態時，「實質性支持」成為最重要者（Jacobson, 1986）。因此，不同支持內容在不同情境下的重要性不同。

儘管各項支持次系統各有其提供與接受之角色功能，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家庭支持次系統的功能卻是無法發揮的，此點又與支持的提供者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可以提供？或者接受者獲得的支持是否為其所期待的或滿意的有所關聯。有關社會支持的研究，大都提及社會支持主要可區分為客觀實際獲得的社會支持與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此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支持指的是個體對於他人所提供的支持行為之適當性及滿意度的感受，意即社會支持的提供與獲得，應由接受者的角度來加以評估，當接受者獲得的社會支持並非是其滿意的，將帶來負面情緒並影響身心健康（邱文彬，2001；陳科維，2000；張利中等人，2001；周玉慧，1997）。由於個人

主觀上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常較客觀上實際所接受到的社會支持，更與生活適應有關連(張利中等人, 2001 引自 Wethington & Kessler, 1986)。因此，相關學者提出所謂「社會支持的交易觀點」，應用於家庭支持系統時，即指當家庭支持的提供與獲得愈能相等時，個人將感到愈能平衡愈能滿意，反之則否(陳科維, 2000；張利中等人, 2001；周玉慧, 1997)。亦即家庭支持的提供者與接受者對於支持內容的主觀感受產生差距時，家庭支持的系統功能愈會失衡，對個人的生活適應愈有不良的影響。

本文綜合上述家庭支持的提供者與接受者角度、家庭支持的功能內容以及家庭支持的交易觀點，認為「家庭支持功能的失衡觀點」主要在於家庭支持的提供與獲得不太對等的情况下，會使得支持的功能產生負作用。而在人生發展各階段當中，有以下三類情況會產生家庭支持功能的失衡：

一、情緒性支持在性別角色上的失衡

以女性提供的支持功能內容來看，在依賴原生家庭階段期間，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特別需要母親的情緒性支持，而手足次系統中的姊姊是較易提供情緒性支持的角色；到了獨立成家立業階段，夫妻次系統為了因應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彼此需互相支持，其中丈夫的情緒性支持對於妻子有重要意義；直至老年的來臨，子女情緒上的支持成為代間互動關係的特點，其中老年婦女與女兒之間的情緒支持程度較高。由此可知，提供情緒性支持較多的是女性，需要獲得較多情緒性支持的亦是女

性，特別是來自於丈夫的情緒性支持，然而，女性獲得的情緒性支持往往與其所付出的支持產生不對等的現象。

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主要為妻子、母親、女兒與媳婦，這些角色所付出的往往超過其獲得。在婚姻關係中，男性通常較少主動尋求支持，卻往往獲得較多的支持；同時在互動過程中，女性比較容易體會男性內在的種種支持需求而加以提供；反觀男性由於較不以情感的需求為重，容易忽略了配偶的感受而較少提供支持，或是提供了不為妻子所需求的支持(張利中等人, 2001)。在此情境下，妻子只好主動尋求丈夫的支持，或者對丈夫提供的支持內容並不滿意。

臺灣社會如同多數的其他社會，男性在家庭中最主要的角色是維持家庭生計的工具性角色，女性在家庭中主要還是扮演著家務管理與感情表現的角色分工(林松齡, 2000)，因此，男性在人生發展歷程中，從父親、丈夫與兒子的支持次系統當中，經常扮演提供實質性支持的角色。然而，男性在父職角色中常在子女的照顧與學業上有支持不足的現象，身為丈夫的角色又無法提供適切的情緒性支持，扮演老年人的兒子角色時在情緒性支持上亦有所限制。

綜合來看，女性提供情緒性支持較為容易，然而，卻不容易從男性身上獲得情緒性支持，因為男性較難提供情緒性支持，因此，男女之間在情緒性支持上是容易失衡的，特別是呈現在夫妻次系統當中。相關學者指出情緒性支持相較於其他支持內容更具支持的緩衝效果，並有助於

降低不良適應的狀態（王枝燦，2001 引自 Sarason, Shearin & Price, 1987），此外，「情緒性支持」在危機期間因應壓力是最適當的（Jacobson, 1986），因此，當夫妻關係的情緒性支持產生失衡狀態時，可能使得家庭的危機難以化為轉機。

二、訊息性支持在依賴原生家庭階段的 失衡

在依賴原生家庭階段，正值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期，不管是在實質性、情緒性以及訊息性支持功能內容上皆處於依賴狀態，同時也是個人轉變較多的時期，國外學者指出在轉變時期，需要「訊息性支持」（Jacobson, 1986），因此，訊息性支持相較於情緒性支持、實質性支持而言，有其突顯的重要性。

就管教方式來看，不管是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其不僅需要溫馨的表達，更需要在管教上要求合理一貫的父母（張宏哲、林哲立譯，2003）。當家庭無法清楚而公平的分擔家庭任務和責任時，青少年可能缺乏由家庭中學習自我了解的機會（邱紹一、薛雪萍、李介至，2002），同時，家庭或個人規則的僵化為影響親子間引發衝突的重要關鍵。而孩子與父母的不平等關係導致其因應衝突之方式多採退避型因應（楊子萱，1998）。因此，父母次系統若提供不夠充分或者上對下單向的訊息性支持，將導致此一階段的親子衝突無法有效的處理。再者，父母次系統在管教子女過程中，提供手足間公平的訊息對於手足關係的建立亦產生交互作用。顯而易見的，在此依賴原生家庭階段，父母與手足次系

統互動之後，倘若交流後的訊息性支持不夠充分、流於單向甚至有所偏袒，兒童與青少年在此期間所面臨的訊息性支持功能將有所失衡。

三、實質性支持的代間互惠性與個人 自主性

國內學者指出老年人的實質性支持對於老人更是不可缺的（邱文彬，2001），此外，當人遇到的壓力情境是不足狀態時，「實質性支持」成為最重要者（Jacobson, 1986）。老人在年老時逐漸退出勞動市場，面對生理、心理、社會功能的退化，易於在主客觀因素下感到本身的不足，因此，對於老年人而言，實質性支持相較於其他支持功能來得重要，相關研究顯示，老人主要期待兒媳提供實質性的支持，對於女性老人而言，期待由兒媳獲得的實質性支持比男性老人多，而男性老人其來自於配偶的支持較兒媳輩的支持來得重要。然而，國內研究結果指出老人實質性支持中有很大的傾向由家庭外成員獲得支持，大部分靠自己、其次則是配偶，僅有三分之一靠子女提供實質性支持，兒子又比女兒提供更多的實質性支持（吳寧遠，2000）。換句話說，老年人期望接受到的與實際獲得的實質性支持可能有所差距。

就親子支持次系統來看，當家庭中支持與幫助缺乏互惠時，主要扮演受患者的一方亦會出現憂鬱和身體症狀（陸洛，1995）。有些老年人並不會因為提供或接受支持而增加生活的滿意度，這顯示老年人在提供支持的同時，可能因而耗盡自身所需的資源，致使其並不感到滿意

(Brubaker, 劉秀娟譯, 1997)。國外相關研究皆指出社會支持的互惠性與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成正項相關, 若提供量與接受量不平衡將產生孤獨感(周玉慧, 1997)。因此, 提供與接受的差距愈小, 亦即代間支持愈具互惠性, 個人情緒適應愈會良好。

然而, 卻有研究指出相反的結果, 亦即當老人支持來源是自己或配偶, 其心理適應較佳。同時, 年邁雙親若非長期臥病, 來自兒女子媳的支持, 無論是錢財支持、家務協助、或是閒聊慰藉, 都使其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困擾, 此點符合「個人獨立自主與父權自尊的維護」及「夫妻同甘共苦、相互扶持」的社會價值(林松齡, 2000)。此點與上述所謂代間互惠性是截然不同的結果, 意即對於老年人而言, 來自於兒女子媳的各項支持內容, 不管是實質性、情緒性或者是訊息性的支持, 其皆無法達到代間互惠的效果, 反而有傷於個人自主性, 因此, 對於老人而言, 來自於親子支持次系統的支持, 不見得要具代間互惠性, 反而, 能夠獨立自主不靠下一代, 僅靠自己或依賴配偶, 將使得老年人顯得更尊嚴, 特別是老年男性者, 更有維護父權自尊的心理需要。

再者, 親子關係的本質並不像平等互惠的情誼, 亦不像長相廝守、同甘共苦的夫妻, 同時, 個人資源愈多, 愈朝向自立自主的個人主義(林松齡, 2000)。伴隨著傳統孝道價值的式微, 養兒防老的反哺精神面臨危機, 因此, 親子支持次系統的代間互惠性承受到挑戰, 當老人本身擁有較多資源時, 有可能選擇獨立自主的生活而非依賴下一代的支持。基於以上所述, 老

人與子女的親子次系統, 在代間互惠性與個人自主性的拿捏上可能會失衡, 而是否產生接受與提供支持的不對當情形, 則須視老人與子女本身擁有的資源及其對於被照顧的看法而定。

綜合以上三項家庭支持功能失衡觀點的分析, 可以發現不管是情緒性支持、訊息性支持與實質性支持, 皆與支持次系統結構面向的角色功能規範有相當的關聯, 例如, 父權角色的男性在給予妻子情緒性支持時有所困難, 到了老年時, 從親子次系統當中獲得支持的互惠性, 亦因父權角色的獨立尊嚴而產生挑戰。

伍、結 語

社會工作所指的「人在情境中」, 所謂的「情境」脫離不了我們每天日常生活根本所在的家庭, 同時, 一個人的存在, 從搖籃到墳墓都與家庭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它是值得探討的重要情境及社會系統。

儘管家庭結構與功能有所變遷, 過去以家族方式養育子女、社會化以及照顧弱小的功能已漸不存在, 家庭仍是人一生當中社會化過程最基本的單位, 因此, 家庭支持功能的發揮有其必要性。同時家庭內部次系統結構中的各項角色各有其功能, 並彼此互賴著。當一個次系統失衡將連帶地使其他次系統深受影響, 因此, 支持功能的接受與獲得要達成平衡方能促使家庭功能有良好的運作。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班研究生暨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社會福利學系兼任講師)

📖 參考文獻：

- 王者欣（1995）。家庭支持與國中生主觀壓力的相關性研究——以高雄市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枝燦（2001）。同儕影響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江奇雲（2003）。家庭支持對慢性病患遵醫囑行為的影響。臺北：國立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宋麗玉（2002）。社會支持網絡、壓力因應與社會網絡處遇於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臺北：洪葉。
- 沙依仁（1998）。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臺北：五南。
- 呂寶靜（2000）。老人朋友網絡支持功能之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4（2），43～90。
- 呂信慧（2003）。家中手足比較訊息與手足關係研究——以學業表現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李素菁（2002）。青少年家庭支持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臺北市立國中生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 李慧美（2003）。已婚男性對其父親知覺形象知覺、背景變項與實際婦職角色之相關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紹一、薛雪萍、李介至（2002）。青少年家庭功能、親子衝突、因應策略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2，141～171。
- 邱文彬（2000）。社會支持因應效果的回顧與展望。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1（4），311～330。
- 林松齡（2000）。臺灣社會的婚姻與家庭：社會學的實證研究。臺北：五南。
- 周月清（2001）。家庭社會工作。臺北：五南。
- 周玉慧（1997）。社會支持之平衡性與身心健康：臺灣青年學生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9（1），162～201。
- 吳寧遠（2000）。老年人之家庭支持研究——以高雄市為例於黃松林主編之新臺灣社會發展學術叢書老人篇。：允晨。
- 吳黛宜（2003）。已婚男性父職態度與實踐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碩士論文。
- 侯崇文（2001）。家庭結構、家庭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應用心理學研究，11，25～43。
- 洪瑞瑩（2003）。人力資本的代間移轉與手足效果——臺灣實證。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經

- 濟學系碩士論文。
- 胡嘉鴻（1996）。Higgins 工作——家庭衝突模式之驗證：比較雙生涯與傳統生涯男性。大同工學院事業經營學系碩士論文。
- 陳榮昌（2002）。臺閩地區少年身心發展狀況於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主編之當代臺灣地區青少年兒童福利展望。臺北：楊智。
- 陳永欽（2002）。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成就之影響。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碩士論文。
- 陳科維（2000）。社會支持期望與獲得的差距對於求診不孕婦女婚姻滿意度之影響。臺北：臺北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冠中（2000）。背景變項、父母管教方式、手足關係與高中生寂寞之相關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陳雅微（2001）。二度就業婦女的家庭壓力與社會支持系統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莊慧美、田秀蘭（1998）。女性國小教師在工作、家庭、及進修角色之衝突及適應歷程分析——以屏東女性教師為例。中華輔導學報，6，231～266。
- 郭靜晃（2001）。青少年休閒需求探討。社區發展季刊，94，358～363。
- 郭靜晃、羅廷、黃惠如、郭明麗（2002）。青少年休閒阻礙分析及輔導策略之研究。華岡社科學報，16，11～47。
- 曾華源（2002）。臺灣少年的社會生活經驗與身心發展於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主編之當代臺灣地區青少年兒童福利展望。臺北：楊智。
- 曾慧雯（1999）。門診憂鬱症患者之社會支持與希望狀態之探討。高雄：高雄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懷真（1998）。婚姻與家庭。臺北：巨流。
- 萬育維（2001）。社會工作概論：理論與實務。臺北：雙葉。
- 張利中、江漢聲、郭美璋、陳科維（2001）。社會支持之主動期望觀點——以不孕男女患者為例之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4（2），39～64。
- 張惠君（2002）。家庭系統、學校系統與國中生自我控制及偏差行為之研究——以臺南地區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俐婷（2003）。探討青少年接受到的社會支持。社區發展季刊，103，144～156。
- 楊子萱（1998）。國小高年級學童親子衝突經驗與因應之研究——以家庭系統理論分析。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鄭麗珍（2002）。家庭社會工作於呂寶靜主編之社會工作與臺灣社會。臺北：巨流。

- 蔡素玲 (1997)。青少年依附品質、社會支持與自殺傾向之研究。
彰化：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謝秀芬 (1998)。已婚女性的生活困擾與家庭福利之因應。社會福利，136，30~40。
- 謝秀芬 (1995)。家庭社會工作於李增錄主編之社會工作概論。臺北：巨流。
- Ashford. J. B., Lecroy C. W. & Lortie. K. L. (2003).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張宏哲、林哲立譯）。臺北：雙葉。
- Cassel, J. (1974).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Stress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 4, 471-482.
- Caplan, G. (1974). Support systems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New York : Basic Book.
- Cobb, S. (1976).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8, 300-314.
- Lin, N. (1986).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upport. In N. Lin, A. Dean, & W. Ensel (eds.)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Inc.
- Jinkuk H., Marsha M. S., and Marty W. K. (2001). Change i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y Well-Being :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Mothers of Adult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Family Relations, 50, 154-163.
- Jacobson, D. (1986). Types and timing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ur, 27, 250-263.
- Shirley L. Zimmerman (1991).家庭政策（許純敏、陳芬苓、葉秀姍合譯）臺北：五南。
- Timothy H. Brubaker (1997).老年家庭（劉秀娟譯）。臺北：楊智。
- Hal Kendig, Akiko Hashimoto, Larry. C. Coppard (1997).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張月霞譯）。臺北：楊智。
- Weiss, R. (1976). Transition states and other stressful situations :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nonlineari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stress, and dep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5, 717-740.
- Wills, T. (1985). Supportive func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In : S. Cohen & S. Syme (Eds.),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pp.61-82). New York, NY : Academic Press.